

马仲星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孤魂之旅

依在女人胸前，我暂时将外面的世界忘记

夜孕

无名河上的駝背鳥

牛画与歌哭

老水伯和他的小女儿

黑白 乐府

成都时代出版社

黑白乐府

马仲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白乐府 / 马仲星著.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3

ISBN 7-80548-871-1

I. 黑... II. 马...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9382 号

责任编辑: 白小川

封面设计: 杨 剑

版式设计: 寇 月

责任校对: 石 山

黑白乐府 马仲星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编 610017)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mm×1168mm 1/32 开本 5 印张 108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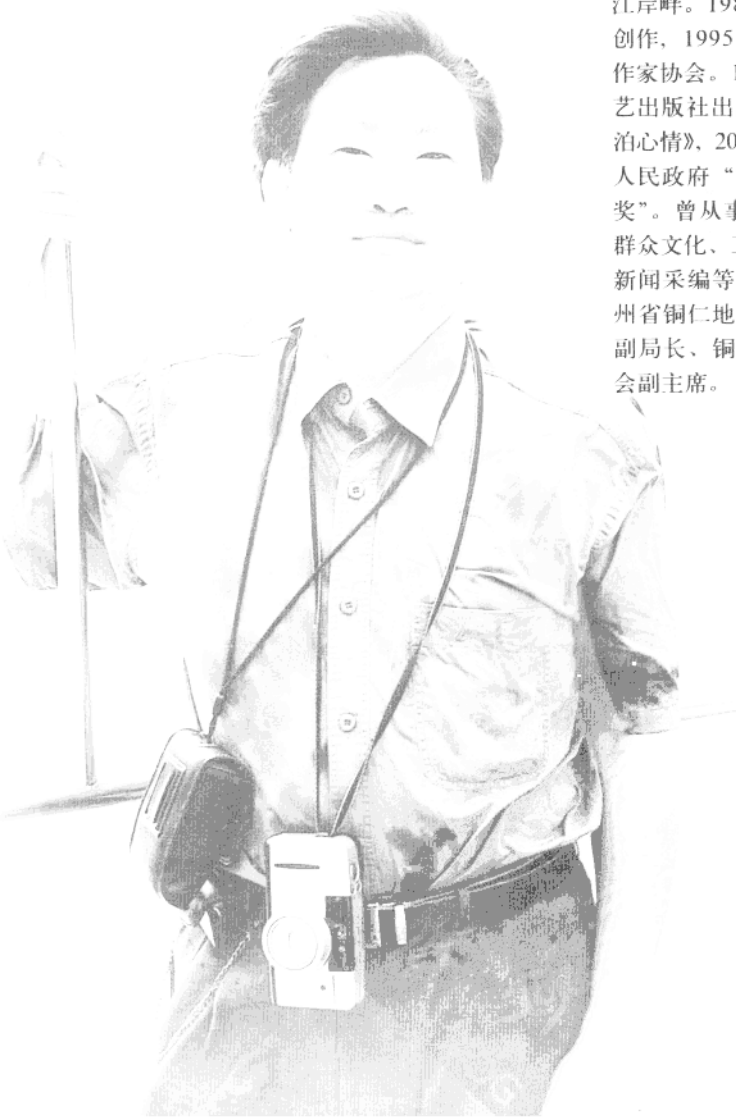
印数: 1-6000 册

ISBN 7-80548-871-1/I·13

定价: 1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马仲星，苗族，1962年出生于贵州省思南县乌江岸畔。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1995年加入贵州省作家协会。199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集《漂泊心情》，2001年获贵州省人民政府“首届贵州文艺奖”。曾从事过农业科研、群众文化、工商行政管理、新闻采编等工作，现为贵州省铜仁地区旅游事业局副局长、铜仁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者在乌江（方宁摄）

错过了季节的评说

——序《黑白乐府》

● 吴恩泽

在霜叶尽染、秋风萧瑟的日子里，有时我们会不由自己地想到春天，想到扑面而来的和熙春风，想到如鸽哨一般荡过长空的悠扬春光，也同时想到漫漫春夜里那不绝如缕的叩窗雨声，其间也不乏因伤春而偶感风寒的无尽惆怅……然而，在秋凉的日子里记起的这个春天早已不是曾经的真实存在，它只是另一个时空下一架风吹雨打去的风筝，亦或弃置在田边地角的一尊不成形容的稻草人。人的悲哀不仅仅是韶华流逝，还在于他永远也不可能还原一个本真的旧时感觉。因此，我在马仲星君拿着他即将付梓的书稿《黑白乐府》要我写几句话的时候，我便有了这种力不从心的惶恐不安——我知道，无论我怎样的殚精竭虑，我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的都有着我那经霜的烙印，无情的岁月使我无法完全走进马仲星在文学中展示的独特风景，重复的也可能不尽是马仲星自己在诗文里向我们叙述的感受。

这原因大概就是我们之间错过了季节。

我认识马仲星君是在一张照片上。那是 1985 年的夏天，铜仁地区文联在梵净山召开文学笔会，结束时大家一起登梵净山金顶沐浴佛光。摄像人取的就是众人等待佛光升天的刹那间的景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在那除了天光再无背景的地方，大家那因为希冀、因为虔诚而显得焦灼的眼光都向着一个方向——这样庄严、肃穆的场景，我在铜仁以后的文艺界聚会中再没见过——照片出来我发觉我抱着双肩忧心忡忡的站在队列后排，而惟独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竟站在我的身后。他很瘦，头发在凛冽的山风中飘飞，那桀骜不驯的姿态倒将叨陪末座的他突了出来。我便问：这是谁？有人当即告诉我：马仲星，思南乡下人，写诗的。于是，我记住了马仲星的名字。

以后我开始在报刊上关注马仲星的作品。说句内心话，读他的作品越多越感觉他是我们中的另类，起码在某些方面突现了他另类的文学追求。我发觉他有时在刻意营造奇诡，一些意境甚至很让人匪夷所思，但细细想来也不乏斜刺里飞来响箭的警醒；也感受到他在惟美的倾向中剑走偏锋，险词畸句常令人胸中涨起丘壑。我无法把握马仲星作品的全部的内涵，就像我已经很难把握我曾经拥有过的青春一样。岁月造成的代沟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理，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这些被某些人视为“雕虫小技”的东西，也自然摆不掉岁月的蹂躏。不过，隔膜始终是有限的，马仲星的文学作品无论以怎样的造型面世，却植根在我们共有的这块土地上，并且也是我们共同熟悉水分、空气和养料培育的现实，使我对他的东西产生出外地名人名家无法取代的新鲜和欣慰感。这就像我们这块土地上生长着我们熟悉的五谷杂粮，也同时生长着我们并不

知名的野树杂花一样。它们的存在都是大地对生命的博大恩泽，容不得轻易的鄙薄和亵渎。特别是这些杂花野树，它的不受主流文化认可的或者说不受主流文化认识的天然存在，更应该受到我们的偏爱和珍视，因为它不仅仅在于是对主流文化的一个补充，同时也是一个地方可以标新立异的根本。山不在高，出“新”则名，水不在深，立“异”则灵。想想我们这样的边鄙地域，如果在文化上永远只会认同主流，而一味地压抑自己的个性，那么，在这个娑婆的世界上，我们一定是默默无闻而来，也必将默默无闻而去。因此，马仲星文学上另类的一面，不管成败得失，都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

其实，马仲星一直在文学探索的路上给自己以调整，《黑白乐府》就是这种调整后的成果。“乐府”是西汉设立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除了制作保存贵族用于郊祀宴饗之用的乐章外，还要兼采民间诗歌。仲星借题发挥，意在点明自己诗文源自底层的本旨。至于“黑”与“白”则更有深意存焉。我以此问过仲星，他未作正面答复。依我揣测，“黑”“白”应取于鱼形八卦，喻“阴”与“阳”，“玄”与“实”之谓——这正是《黑白乐府》刻意而执著的艺术追求。

《黑白乐府》来自底层甚至来自仲星的出生地，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世界上许多或平庸或伟大的作家都不曾摆脱这样的宿命，其中包括卡夫卡和福克纳。马仲星对他那一块巴掌大的出生地情有独钟，童年时代的严酷生活催生了他的文学情愫，故乡的山川草木陶冶了他的审美情趣。宿命是无可逃脱的。我们从马仲星的“黑”与“白”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宿命故乡对他的殷切惠顾和丰厚馈赠。正是故乡“那一团红艳而湿润的太阳珍藏心间，窖成了‘心智之眼’”，才成就出了他这样的

“高原歌手”。

不过，艺术总是令人遗憾的。我们从《黑白乐府》中看到了产生于这片土地上的空灵的吟唱和呼喊，但同时也暴露了作家漠视形而下那细致入微的感受和体验。高境界的文学应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完美结合、融合和整合，任何拔着自己头发脱离土地的刻意追求，其结果都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艺术缺陷”。当然要达到那样的境界岂非易事？但是我们起码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好在马仲星的文学道路还很长，我们有理由对他寄寓厚望。

我们不妨想想，当黑与白的“乐府”浑然一体的时候，该是一个怎样的景致呢？也许就是老子所说的那个“混沌”包藏下的“另一个天地”吧——这自然也是错过了季节的遐想，不作数的，那么不说也罢。

2003年6月17日贵州·铜仁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贵州作协副主席、著名苗族作家、第六届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

一个知识分子的写作

——马仲星先生《黑白乐府》序

● 龙 潜

先谈谈知识分子这个话题。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从屈原到曹雪芹，他们风华襟抱浩渺无涯，却无人可以逃脱悲哀的命运。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是创造者。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强。没有这种真诚和坚强，就没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等。但正是这真诚和坚强，使他们不容于世俗社会，使他们的命运悲凉。可以说，一种放弃责任良知、退守个人生存空间的世俗化选择，从来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取得过道义的合法性，因而也没有成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主流选择。再想一想鲁迅，他以反传统为自己的文化标记，但人格第一，良知第一，责任第一，这又与古代那些文化名人是相通的。这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高于富贵，甚至生命。比如屈原，其意义首先在于他以生命证明了一种原

则，一种人格范式。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社会历史转型，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裂变。这种转型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改变了经济结构，改变了价值体系，改变了意识形态。对个人欲望的承认取得了道义的合法性和操作的现实性，要拒绝它的游戏规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在这一原则面前，良知的抵抗，人格的坚守，都变得异常艰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新的历史语境。精神上遭遇的严峻挑战动摇了他们的根基。这种挑战在于，历史转型建构了另一种与他们精神根基抗衡的价值体系。当功利主义取得了价值的合法性，知识分子就有精神退路，就有了世俗化的理由，他们不必感到心灵上的压力和自责，更何况如今也丧失了那种讲究精神高洁的社会氛围。中国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末完成了走向世俗化的历史转变，这是一种陡峭而又平滑的转变。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辨，就是君子与小人之辨。知识分子的精神规定性，就在于他们讲究人格操守，就在于他们比一般人更多地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即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更内在崩溃不在“五四”时期，而是在 20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洁、淡泊、旷达、从容，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都惨遭解构，都被一种精致的或者粗俗的自我功利设计所取代。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当代商品化技术化的社会中，社会运作的游戏规则被商品化技术化因素所决定，人文话语的发言权很小，价值空间逼仄。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正在淡化，

我因此痛感“死亡”之说正在中国成为现实。我自己也强烈地感到内心的动摇，以至崩溃。可以说，如今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了放弃，很多人利用一切机会上下其手。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道德堤坝，但是这道堤坝今天还坚实吗？还存在吗？在现实社会的高歌猛进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遮遮掩掩甚至无需遮掩的溃败。这种溃败在每一个角落发生。一方面是责任、人格、心灵的理想和信仰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功利、名望、生存的需要和虚无主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巨大的价值悖论。就我个人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乐观主义而言。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悲凉。

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我读到了马仲星先生的《黑白乐府》。

古风、叙事与抒情、裸体与别扭、虚实……这是一本以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为范式的书，有着作者传统文化的精神背景，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写作。单从这个书名，我想到了中国人的精神资源和人文理想问题。余秋雨先生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虚无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向传统寻索，试图以此为依托建构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平台，这是他的散文一纸风行的原因，人们在价值虚无中还想抓住一点什么。一直以来，我对这种精神资源和人文理想的建构抱一种向往然而犹豫的态度，因为文化之花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坚贞，有时是谁施之以雨露它就向谁绽放笑脸，黄昏和清晨都可吟唱。然而，读马仲星先生的这本书，使我认识到，摆脱漂泊不定的彷徨，使中国文化在多元发展中，有一种统一的气质作为稳定的基础是有人一直就在建设的。

解构是容易的，一直解构下去剩下的就只能是物质性欲望，但那样的生活还是人性化的生活吗？《黑白乐府》，让我们在“篱

下”看到了悠然的“南山”。

2003年7月13日 贵阳·花溪

（本文作者为贵州民族学院教授，中国作协会员、著名评论家、第七届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

目 录

- 1 序一：错过了季节的评说（吴恩泽）
- 5 序二：一个知识分子的写作（龙 潜）

古 风 集

- 3 夜 孕
- 4 一亩青草
- 5 等待月明
- 6 四季太阳
- 8 土地之歌
- 10 孤魂行旅
- 13 雪 坟
- 16 她们歇息啦

- 18 致一位大写在黔东的人
21 围 滩
23 古盐道秋风歌
26 山岚线及爱与死之歌

叙事与抒情

- 31 月
34 无名河上驼背鸟
38 进学解
42 山寂唢呐响
46 雌雄刀
51 包石匠小记
53 粼粼乌江水
55 搭摊台

裸体与别扭

- 61 四只齐拢的手
62 我永不能习惯女人的眼泪

- 64 快乐的船舱
66 美丽记忆
67 依在女人的胸前，
我暂时将外面的世界忘记
69 宫中的美意

虚 实 集

- 73 牛画与歌哭
78 牛缘三题
86 子乌镇的白蛇问题
95 老水伯和他的黑灵儿
111 散落冬阳
129 后 记：大地的成长

附 录

- 133 [附录一] 张嘉谚：清新亮丽的野风景
137 [附录二] 廖延林：共襄珠箔数春星



古风集

歇息在一棵落叶树下
四月重临
远山蓝得深邃
行人缤纷 如
阳光中的流星雨
这一切发生在
一次静谥的结合
一次埋葬之后
倏忽间，布谷鸟又叫了

——《漂泊心情·布谷鸟又叫了》

